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

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今從策刪痛字反孤虛之類也○先謙案反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各本謫及據宋台州本改正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

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

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

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

已○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林驥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

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

乘執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盧文弨曰所善用兵者感忽悠閑

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閑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閑

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使敵人不得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  
○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  
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  
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  
今補補落行曰案感忽如城憾憾古今字也感忽搖矣  
之意悠閒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  
孫吳用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  
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  
孫卿子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帝王之志意如此也

君之所貴

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

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

路皋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郝懿行曰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  
孫曰路單猶羸憊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  
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  
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吟麻嬌嬌則羸羸羸後管  
子五輔篇云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滌竝通是路爲羸憊也  
爾雅云瘠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瘠作亶瘠瘠亶竝通秦策士民  
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瘠作亶瘠瘠亶竝通秦策士民

路病於內高注云路贏也路病與路賈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賈或言路單或

言落單其義一而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

已矣楊說皆失之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為渙說卦曰渙者離也

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為

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為渙與古字通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

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若赴水火入

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

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且仁人之用十

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

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

先謙案傳為搏字之誤說見儒效篇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行列言動

皆有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兒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文昭曰延新序作鉞韓詩外傳三作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妻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橫

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擗則其鋒利遇之

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同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

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鉞誤字

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

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同居為儷其義甚明

俞樾曰楊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

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

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闔居而方止此

自以闔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闔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

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園居方止謂不動時也

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

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園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

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案角鹿埤隴種東

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

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垂下之貌

然或曰即龍鍾也東龍與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

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埤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說垂字今

補案說文示實垂下謂之穉丁果切楊意埤讀爲穉故音義皆

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

方言隴涿謂之需漬廣韻凍隴需漬也故楊云凍隴沾溼貌舊

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需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埤上角字涉

上而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埤隴種東龍蓋皆摧敗披靡之

貌顧氏炎武觀鼎切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

北史李穆傳龍涿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

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

說鹿埤龍鍾凍隴似皆失且夫舉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

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埤

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如畏灼黥

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

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

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

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不可得詐襲也

故仁人用國

日明

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

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亡

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謀從也。先謙案慮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曰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

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出仁義雖用武持鉞

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

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

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城然則城發蓋皆旆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

外傳引亦作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

何行而可

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楊以道爲論說教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



說見君道篇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

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

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楊注誤君賢者其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

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

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

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

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上是上印衍足字先謙案盧下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

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

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

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

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政令不信者

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

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牒牒文之政令下文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

刻增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

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

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

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半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

文昭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

兵革窳樁不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樁重用兵者強輕用兵

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是強弱之常也

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敵者號為技擊孟康

立攻守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闢以

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入兩曰鐃本

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鐃金贖之斬首雖戰敗

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

虜之法同以得首爲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常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鎗金以得首爲重取決一夫之勇也

是事小敵羸則儉可用也

可儉竊用之也羸讀爲脆

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儉以幸章注儉苟且也儉可用謂苟且用之羸爲可也楊

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

易說卦曰

若飛鳥然傾側反覆

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盧文弨曰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無馮依而易也今

從元刻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質市傭而戰之幾矣

此與質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

度取之

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衣

三屬之甲

如消曰上身一髀一蹠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

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置戈於身之上謂荷

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

江記車人批服先故漢書

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服之段字說文竹部服弩矢箠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習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於身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上也楊注通矣先謙冠軸帶劍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顏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案俞說是冠軸帶劍

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俞樾曰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曰反盧文弨曰注不征眾眾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謂以度取之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

危國之兵也

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

秦人其生民也陋陋其使民也

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陋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弨曰：「陋，固也。」

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固也。」謂民生計窮，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陋」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阨」，亦非地險王

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劫之以執

謂以威執劫，迫之使出戰，隱之

以阨

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藏隱其民於阨中。」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

險阨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阨，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阨而用之」，正申此義。

忸之以慶賞

忸與狙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為常。狙，女九反。

猶之以刑

罰

猶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鮒，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踰。』」七六反。盧文弨曰：「鮒，亦音蹴。見彌國篇。」注元

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

干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為「阨而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益皆誤。

用之得而後功之

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眾也。先謙案：「阨而用之」，置

國篇所云如牆狀雷擊下文除阨其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

隸五家

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是最為眾彊長久多地以

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

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苛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

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弨曰有遇

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末二句當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為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為推廣雅釋詁曰推扞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推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陞擢詐尚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

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  
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

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其節之理也  
千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

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  
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

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微也作起也殆危

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也  
此數國謂擒滅之○虛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

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  
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

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  
執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

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繼  
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為延

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  
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

是先謙案漸詐欺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服其心是齊也故以詐遇

詐猶有巧拙焉  
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

太山也碎音臂墮毀也雖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

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舉之國莫不趨使

誅其元惡其餘犢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

應璩依富國篇改挹為揖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指麾之澤南道

改為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

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

日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

王念孫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

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彊始中國彊國篇曰威動海內

彊始中國始治古字通楊謂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斂也代

翕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強代弱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

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

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

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

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

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

改未及和齊也

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

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

兵也

契讀為挈挈持也倚挈猶言倚摠也司讀為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

齊桓晉文楚

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

人禮義教化之域孟

康曰入王兵之域也

然而未有本統也

本統謂前代素修若湯武也

故可以霸而不可

以王是強弱之效也

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事至無。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

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眾人以不必必故无功也。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

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開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說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

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滅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

速而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謀觀敵欲潛隱。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謀觀敵欲潛隱。

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

以比物伍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

以合參也道當訓。夫是之謂六術。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

為行夫是之謂六術。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

夫是之謂六術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

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

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

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強使人出戰而輕敵

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

泰

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

夫是之謂五權

五者為將之機權也

所以不受命於主有

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至謂一守而不變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

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

則主不能喜敵不

能怒

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

夫是之謂至臣

為臣之至當也

慮必先

事而申之以敬

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

言必無覆敗之禍也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

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怠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

行如戰有功如幸

不務驕矜

敬謀無壅

無壙言不敢與不敬也壙與曠同故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

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

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

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踐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

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

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

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爲徠徠向也微子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

開封於宋

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曹觸龍斷於軍苑

說

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

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為正

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

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

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

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竭

顧什猶言謂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

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師長

詩曰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王者有誅

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

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

上

下相喜則慶之

敵入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況侵伐乎

不屠城

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

不潛軍

先謙案潛襲敵之不備

不畱眾

不久畱眾露於外也

師不越時

古者行役不踰時也

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轅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轅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

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

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變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

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其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其工未詳也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

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

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兵不血刃遠邇來

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曹詩

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

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

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

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阨忤之

以農賞罰之比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

汝以不便

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

吾以大便人為便也

彼仁義者所

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末事也

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弼

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秦四世有勝

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虛不當曉收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認作認蘇林曰讀如

貌也先禮反張慎而無禮則慈之慈認懼

晏曰軋踐輾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

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

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

已脩之行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讀如字

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

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

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

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爲威行之道也以王公

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



社稷也

○先謙案史記隕作捐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由

也道卽禮也用禮卽行不用

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

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

如金石鞞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戟輕罪入

蘭盾鞞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鞞

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

也鞞玉本訓作鞞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鞞革重革當心箬之可

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

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

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鞞與楊本異也

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徐樸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爲堅貌卽引史記

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有其二其一

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警篆之古文警鼓聲也故文選

上林賦鏗鎗閭鞞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閭鞞鼓聲也此文鞞

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

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鞞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

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爲一

也宛鉅鐵鈍慘如蠶蠶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鈍與

揚之間謂之鐵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蠶蠶言其中人之

慘毒也鉤音奇、肅文昭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

湖之間謂之鉤無自開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

鉅鐵施鑽如蠶蠶索隱云鑽謂矛刃及矢鐵也史鈍為施慘為

錯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輕利僥遽卒如

鞞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

飄風言楚人之趙捷也僥亦輕也匹妙反或然而兵殆於垂沙

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

楚嚴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昭曰垂沙史

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觀現唐垂沙蓋地名之

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殆於垂

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躡起楚分

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躡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躡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

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躡初為盜後為楚將、先謙案史記引

索隱誤以參字下屬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

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

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

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

烙古責反○盧文弨曰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

皮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

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

山札記此言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

懷然莫必其命懷然懷栗之貌莫然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

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郝懿行曰古無辨字溝池不掛掛

辨治也或音辨。郝懿行曰古無辨字

掛

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  
鉗亦音掘或曰掘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掘字相近遂誤耳。盧  
文弼曰案甘聲之扣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  
扣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扣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又列  
子說符篇俄而扣其谷呂覽節喪篇葬  
淺則狐狸扣之皆作扣字知此扣字誤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塞  
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  
變動攻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  
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臨阻對文  
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  
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

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  
內者無它故焉  
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王念  
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

明字者涉下  
明道而分鈞之  
。盧文弼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  
文明道而衍  
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

記外傳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和胡  
有不由令者

乙轉  
然後誅之以刑  
。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  
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

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於

解作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

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

無宅故焉

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

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鯀死於殛所非堯殺

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計二猛也。

王制篇曰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

有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其威厲而不試刑也。錯置也。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

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

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

用而已矣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脫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脫狙之以廢賞之類脫或為險也。

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以桓魋人語也。見前天下之義而安則之說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除脫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觀說慮大凡也。險俗書之誤也。臨與臨辭離險與脫同義馮衍志賦悲時

俗之險脫是也。或作險臨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

脫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脫者因正文及注內三脫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脫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大寇

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

為北也。盧文弨曰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

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

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

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霍

焉離耳下反制其上

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清然

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

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

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

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

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祓孽祓除之也。盧文弨曰方言諄諄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

之諄諄此敦當與諄同王念孫曰楊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

曰敦讀爲頓頓困頓也皆非也說文敦愍也廣雅愍惡也康詒

罔不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敦法言重

篇楚懷羣策而白屈其力李注懷惡也敦愍敦與愍同本篤

敦惡與毒孽對立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並文則敦不

訓爲厚亦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諄所疾也諄

諄宋魯凡相惡謂之諄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

敦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

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爲

脩謂字之誤也脩當爲脩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

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

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脩謂字之誤也

樂之矣左文略與此同順與術古同聲而通川也像上之志左書大傳三正若循連屬白虎通義引此

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

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

以養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

之謂臣道篇云倫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

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

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

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

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

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詩林備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  
善持養吾意亦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  
皆以持養對文前雕雕章明之貌。盧文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  
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  
畏之如神凡所施為



民皆從而順。盧文弨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願爲之化也。而順。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願其化，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念孫曰：汪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願。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觀兩申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願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信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講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順從也。謂好從暴悍也。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僻頗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謂誇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繚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

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緘三領糾糾糾糾也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據謂糾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糾糾糾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糾戾也矜糾收糾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釋賦楊說皆失之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猶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

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肅字王念孫曰案謀猷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猶若字猷為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王說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

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與

開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

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

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為愈下同。非

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執所劫也。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

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

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

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地臧曰筭。掌筭主倉粟之官。筭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當

為稟粟古康字也。榮辱篇有困筭。楊彼注云。圖曰困方曰康。彼言困筭猶此言稟筭。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筭之粟以食

之若云發掌筭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

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替三年

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替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替者周也。謂

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川綦字作窳極之義此綦字蓋亦綦字之誤已綦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窳坐爲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日期當爲綦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

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七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趙歸也

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弨曰注蕩疑作殆故能

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亳同瀋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  
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  
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周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都落行金日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

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澀

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則剡盤孟刳牛馬忽然耳

剡剡也音戾剡盤孟刳牛

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王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蓋孟皆銅器有劍鍾無聲及斬牛馬

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剡宋本作剡元刻作剡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

如

國之初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

開州也

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

節奏是也

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詳見富國篇

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

刻並有盡

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

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

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

其舉錯則時愛利則形

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鄭慈行日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

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

思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也親

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

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

猛而必申商之比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反厭讀為壓之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

六駢作閭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

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

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會之時則畏也

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羸則敖上稍羸緩之則敖謾羸音盈○盧文弨曰

傳亦同都蓋行曰羸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怯而致

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敖上羸與羸同羸有餘也有餘即弛緩

故注訓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



注皆本作取今誤作最敵中則奪敵中則奪敵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此

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為通古字通用論語

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

曰敵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威則敵上執拘則最

得同則敵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

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

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

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

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謹也

放喧噪也亦讀為噉謂明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

呼之聲噉噉然也五刀反賁行日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

也民逃其上曰潰。都發行日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

也讀賁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

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平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

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

孫成豈後爲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  
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  
幼安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爲楚惠王所  
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  
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  
年楚子誘蔡侯般轍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  
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入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昭之宣  
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  
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  
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  
反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舍

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  
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  
訓屬爲請者屬會也。十三子謀請莊王請莊王會諸臣以  
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

自避唐諱既楚發其實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

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臣舍

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誠蔡故曰眾威此已上議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

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

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

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

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

也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

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

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

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

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

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

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遺利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

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弼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

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

○盧文弼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

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處勝人之執行勝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

以厚

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

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

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

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

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

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

宜讀爲擅本亦

或作擅或曰宣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然則胡不敝此勝人之執赴

勝人之道

敝謂駕馭之也或作詭歌此勝人之執誤也

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

焉

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

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

矣

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

不欲合義矣

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

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

爲是世俗之所以爲

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

則女主亂之宮

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

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踰繫之也

大燕鎡吾後

燕在齊北故曰後鮑躡也藉也如躡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鮑我必勝我本亦作躡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

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楚人則乃有

襄賁間陽以臨吾左襄賁間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

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

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

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

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齊則斷

為四謂楚取其二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

魏燕各取其一也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

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

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

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為三後

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

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

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

參三同也韓詩云莊子謂是參三剛字之記據此荀子本書

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文亦言

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蕭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必為天下大笑曷若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

此步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

孰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

生義而曲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孰一則天

為之說兩者孰足為也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執籍之所存

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

國籍天子之籍楊注曰國籍謂天下之籍也今本位作謂國作國則

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

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

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

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土地之大封內

亦非觀証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犇湯

武偶然高舉之貌舉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

皆也犇與奔同變貌惡烏路反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

假設問答

曰是無它故焉桀紂

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

汗漫爭奪貪利是也

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反

人之所好

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

乎湯武

辟讀爲譬稱尺證反

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

武之功名可乎

統制治也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

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

眾之力也隆在信矣

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

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

力也隆在脩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

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姑讀正以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



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

陶誕比周以爭與

陶當爲壽祝之壽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

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

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

所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

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咥與毆同經經也救

經而引其足經愈急也。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

不恤已行之不行

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

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

求利也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棄

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入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超發平威距衝不若堙穴伏藥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藥字與藥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 屈大就小務於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

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

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

是猶欲壽而殤頸也

殤當爲殤。○王念孫曰案說文殤或作殤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清殤頭乎王庭歿頭

即殤頭也殤刑皆從勿聲故殤又讀爲殤史記循吏傳石奢殤其白刃而死索隱殤音亡粉反採疑說殤是今本殤或殤爲殤其音是殤字兼有殤殤二音無煩改殤爲殤也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

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詩大

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

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

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都懿行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

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校計認認然思

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

乎湯武

○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

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

耳

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

而辟於陳蔡之間

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

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

視可司問案欲

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

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間隙也六

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歷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王藻并行刻  
刻起屨証義是刻刻爲起屨之貌然則刻其脛以蹈秦之腹  
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  
刻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然則然而秦使左案左使

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

秦能使讐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  
年迎歸於秦滅十五年與秦伐燕二

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言秦  
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

此所謂

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封畿之內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

乃江南也

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  
南也。盧文弨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

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  
西皆隸屬秦

東在楚者乃

界於齊

謂東侵土地所得  
者乃與齊爲界也

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

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  
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故城卽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

山氏縣卽  
臨慮矣

在魏者乃據圉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圉當爲  
圉漢書

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

或作韋津今有津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

懷茅耶王城坻津以臨河內河內共其在趙者剌然有苓而據

汲必危坻圍聲相近疑同坻居委反

**松柏之塞**

剌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

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也常

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

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先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盧文弨曰宋本無此所

謂廣大乎舜禹也○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

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

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

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

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

乃使警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

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  
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然則柰何曰節威反文

威疆復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

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

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

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  
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  
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  
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王謂  
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王念孫曰  
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

盧文弨曰案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慨

權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

建瓴水也人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

雅也其服不挑挑儉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弨曰

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

也桡音苦檻惡也或曰讀為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

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

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

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

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

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今秦雖然則有其認矣

認懼。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

兼是數具者而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

聯繫。先謙案：楊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解蔽篇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為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



可息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

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郝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

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

積也大數音朝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

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

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筭焉可以

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謫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

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謫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王者之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

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

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

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

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詩大

雅悉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

上行下效

夫義者所

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

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慎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

節卽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

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與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訓節為適則與訓安相近楊注非是

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

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

義之情皆在得其節

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

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

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

本也

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

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壅之假借穀變作并少儀曰婦席前曰拊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

矢

扞蔽也扞蔽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

犯也謂白刃犯臂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  
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  
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教首也拔或作  
少儀毋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土本作校然則此非不  
注拔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療同言非  
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務義然後及它事也

###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

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

反爲增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

由人非天愛

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謂

養備而動時則天

不能病

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

脩道

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貳卽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爲循字之



天不能使之全

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

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中字之誤中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順也是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

中也養略而動中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倍道而妄行

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轉而疾

薄迫也祆音博

怪未至而凶

。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復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祆是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

涉上文未至而誤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

然也

非天降災人自使然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

如此豈愛憎於

羣策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

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

舍其所以

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

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

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

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言天道之難知或曰

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

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

文凡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處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

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

言人

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音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

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孫曰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為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詞正義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果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今本誤作態故以形能連心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此態謂故以形能連心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居體之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

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

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暗其天君

昏亂其天官

聲色臭棄其天養

不能務逆其天政

不能養背其天情

好惡哀樂

味過度以喪天功

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

此皆言不修聖

功使不蕃滋也



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

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

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

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

明於人事則知天明於人事則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

物其要則曲盡也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

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

則其智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

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雖不務知天猶

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志記識也

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

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

見宜之可以息者矣

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所志於四時者

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認識於四時

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知

知其生殺也所以認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相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官人任人欲任

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祿是禹桀之所同也

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都

懿行曰堯典祿象日月星辰此瑞祿即祿象也象謂璫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瑞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

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

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皆言

在人不在天  
地與時也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

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  
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遠也輟廣君子不

爲小人匈匈也輟行

匈匈諠譁之聲與訓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下孟反。盧文弼曰三輟字上俗闕本皆

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人不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  
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又亦有之字

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  
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

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  
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  
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

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節謂所遇

之時命也

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謂之命俞樾曰節猶適也

說詳疆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

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若

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訓適若

夫心意脩

王念孫曰心意當為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

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

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

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

一例尤

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

俞樾曰敬當為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

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

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

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為敬耳而不

慕其在天者

在天謂富貴也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

求己而不苟故日進

小人錯

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望微倖而不求

故君子

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已故日退也

故君子

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通

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曰是何也

曰無何也

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

也

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

畏懼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

賢通反。郝懿行曰黨宜訓副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晝於義為長楊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頻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

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  
竝與黨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書見書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  
怪星之儻見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要常作嘗是也  
上明而

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  
竝世起謂一世  
上聞而政險則是

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

畏也  
謂物之既至可畏  
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桔耕謂農

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盧文昭曰  
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耨同疑是也此處句

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都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  
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僂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

念孫曰盧說是也耨耘失歲上對桔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  
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

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  
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  
強為之說而不可通

之謂人祇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  
舉謂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

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

無則字韓詩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三

外傳亦無謂人祇下並有也字下冠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祇

無安國下有矣字棄祇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祇也錯置也置

而不治下有也字此三祇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言此三祇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

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祇之說比星隊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

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弨曰宋

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

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此是祇由人與故曰祇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長也之上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穰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此四句之上兩文義不顯六畜作祗之時言非理承前生二句乃總下三句之意此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語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常作可畏也蓋六畜作祗而亦可不畏矣上文云物之已反者國人不祗不知何為也試觀其文曰陽之北見風雨之卒者極木焉國人不祗不知何為也此等語皆星之化見物也上兩句之卒者極木焉國人不祗不知何為也此等語皆星之化見物也上兩句之卒者極木焉國人不祗不知何為也此等語皆星之化見物也

迷誤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書謂六經也可



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郝懿行曰切瑳言務學也瑳

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瑳古作瑳今作瑳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

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

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

於災害順人之意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

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

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

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

當爲賭說文賭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賭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賭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賭少見賭故賭誤爲賭夏小正傳蓋陽氣且賭也今本且賭作旦

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衍文也

也疆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

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竝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

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

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

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柄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

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多不如騁

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得

若后稷之播種然也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

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

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遑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一廢

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

於廢禮所損益可知也其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不知貫不知

應變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郝懿

王之無變足以爲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

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

匿則大惑匿者不傑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

大惑畸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

非也匿與隱同。隱者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

周以相見隱者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

不引此作兩音對日之民則隱者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

日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時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

可從琦則不可爲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

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請爲隱也言文章邪隱水行者表深

而多采飾也樂失而溺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

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

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

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

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

患乃去也郝懿行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

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

盡一物也愚者不能

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

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

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有見於少

無見於多宋子名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

是少而不見多也鉅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入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

故以兩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

文今并下一為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

開導皆處後而不處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

先羣眾無門戶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

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矣不齊者若上同則

政令何施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

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書洪範以喻偏

好則非遵

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